

中華書局

冥寥子游

屠隆著

冥審子游

此據寶顏堂秘笈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一本

冥寥子紀遊叙

余性好遊，歲彊圉大淵獻，繇濶澗，泛五湖，跨三竺，南望普陀，浮錢塘，歷雁蕩，登天台，尋劉阮故跡，轉陟四明，循鳥道，漸入僻境。追羲農之絕軌，蹤二老之玄蹤，遇一道人，秀目白頰，披衲垂瓢，趺坐松下，旁若無人。余心揣其非凡流也，長揖造請。道人不一盼，余愧汗津津，膝行而前，不對，不敢起。道人冁然顧笑，步入松林，余肩隨之。道人曰：「子何隨？」曰：「隨道人。」曰：「道何在？」曰：「道隨在。」曰：「何爲道？」曰：「道卽道。」道人歛容閉目，良久語曰：「道豈易言哉！」言何容易哉！余長跪下，風茫然自失。道人手一編示余，題曰：「冥寥子遊余莊誦之。」道人忽不見。余觀是編，渾形骸忘物我，齊得喪。一死生須彌非大芥子，非小軒冕非華，契結非渺，彭箋非壽，燭子非夭，泯色空以合其迹。忽于有而得于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三幡，抱其一處，其和遊神于庭，全于大順。行坐披閱，語語煙霞，頭頭是道。道人其冥寥子乎？彼有營營于修短，戚戚于窮通，譚匱情禮，不典書云，夜煎熬其形而不知止者，視此亦可以少休矣。余不佞，不欲秘其傳，以爲已藏也。因引其端，以廣吾同志。

九峯赤松僊書於煙霞洞天

冥寥子游卷上

四明緯真屠 隆著 雲間士抑何三畏評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譖。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譖。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多設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頤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蹠也。燕坐之間。寔辨有口。乃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談。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有。嗔喜笑罵。總屬不真。俗已如此。雖欲力矯之。不能。何謂不典之體。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聲折俛首。何健于天而目與之遠。何親于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一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詣。絕不欲見。而下馬投刺。徒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舉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噏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輒恐踰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人卽從旁憤之。溺下至不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其前。清議在其後。寒暑城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不涉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廣意。而游于漭瀁之鄉矣。

或曰。吾聞之道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處出塵。無縛無解。俄而柳生其左肘。有鳥巢于其頂。此亦冥寥
沉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拾地上之殘。此亦卑瑣穢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仕路之躊躇。而樂奇

游之清曠無迺心爲境殺乎。冥寥子曰：得道之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觸實若虛，蹈虛若實。歷入不迺，塵境不冥，則其固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燭炳在我，虛空粉碎，投之鬻喧穢賤。若濁水清源，潔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柳之從風，風甯則甯，風搖則搖，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水濁則濁。余嘗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則巢許何以箕願？使國王可以修道，則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庶官可以修道，則通明何以挂冠？余將廣心縱意而游于漭瀁之鄉矣。

或曰：頤聞子游冥寥子曰：夫游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窮九洲，覽八荒，采真訪道，庶幾至人。嗟雲芝，逢石髓，御風騎氣，冷然而飄渺，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澹，游氣以虛，敢不力諸？然而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于外，養德以澹，忽而移于濃，游氣以虛，忽而著于意。其中不甯，則稍假外鎮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娛之。故余之遊迹奇矣。挾一烟霞之友，與俱各一瓢，一衲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人乞食，無問城郭村落，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乞以食，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辭以孫，不以哀，異則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飢而已。有疑物色者，晦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忍之。有不得已，無所從乞，卽以所攜百錢用其一二，遇便卽補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五十里而止。不取多，多恐其罷也。行或遇山川之間，青泉白石，水禽山鳥，可愛玩，卽不及住，選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

邂逅樵人漁父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而約略談田野之趣移晷乃去別而不關情也大寒大暑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懼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津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凝神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卽恐甯免乎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遭惡少年于道或悞觸之少年行其無禮則孫辭謝之謝之而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止而調焉其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已則處之泰然內視反聽無怖死如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行盡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踪迹所至遷者疑焉而以細人見禽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行而託宿石庵茅舍無論也託宿而不及卽寺門嵒阿窮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窺之奈何山鬼無能爲苦虎狼無術以制之不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氣了不爲動卒填其喙數也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其游以五嶽四瀆洞天福地爲主而以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轉人迹所到而已其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崑崙及海上之十洲三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亦止江湖之士山澤之癯而已若扶桑青童陽谷神王桐栢小有王母雲林諸真身無仙骨恐不得覩也其登五岳也竦立罡風之上游覽四海之外萬峯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薺星河摩於巾領白雲出於懷袖鵠鵠舉手可拾日月掠雙鬢而過之卽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恐咫尺遁乎帝座矣上界晴灝萬里無纖翳下方雷雨晦冥而不知微聞霹靂聲細于兒啼斯時也目光眩瞀魂氣躍躍出墳塋卽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或西日欲匿東月初吐烟靄晃射紫翠倏奕峯巒遠近

平灘乍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不關。虎嘯有風颯颯去。披衣起見。則兔魄斜墮。殘雪在半嶺。烟光溟
漾。明山不甚了了。於斯時。清冷逼人。心意欲絕。又或嶽帝端居。羣靈來朝。幢節參差。鈴管蕭蕭。殿角雲氣。
幕帳霞綃。恍惚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靈人之音。何彼冷風之斲之也。五岳而外。名山復不少矣。若四明天
台。金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匡廬。峨眉終南。中條五台。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林屋。諸洞天福地。稱仙
巖之窟宅。神明之奧區者。莫可殫數。芒屨竹杖。縱不能遍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遨馬飲神漢之水。問仙
脈之名。啖胡麻之飯。餐柏上之露。或絕壁危峰。陡插天表。人不能到。則以索自組而登。或石梁中斷。玉屏
忽開。舊而闌入。無恐。鑿研邃縫之洞。深黑而不見底。僅通一縫。仰逗天光。以火自焚。而入焉。無恐。以尋高
流羽士。肉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蜕處。游于大川。若洞庭雲夢。瞿塘巫峽。其區彭蠡揚子錢塘。空闊浩淼。魚
山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怒。抱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卜照龍女江妃。試輕綃。臨文
履。張羽蓋。吹洞簫而出。淩波徑度。良久而滅。胡其冷爽也。惡風擊之。洪濤隱起。鷗夷賈怒。天吳助之。大地
若磨焉。寓縣若簸焉。恍乎張龍公挾丸子。攀青天而飛去。胡其險壯也。又秀媚說粧。莫如虎林之西湖。柳
楊夾岸。桃花臨水。則麗華貴嬪之開曉鏡也。菱葉吐華。芙蓉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
浴也。天清日朗。風物明媚。朱閣朝臨。蘭橈夕泛。則楊家妃子之笑也。烟雨如黛。翠山黯淡。奇絕變幻。亦大
可喜。則吳王西施之貌也。冥室子散步西冷六橋。已而深入天竺。驚禮古先生龍而出。訪丁野鶴于烟
霞石屋之間。入潮音落迦。則冥室子之家山也。觀音大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觀大海。豈不勝哉。

意興既遠。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目偶懶其性。或旬日居之。終朝趺坐以煉三寶。道德五千言。其竅與妙乎。玉清金笥。其忘與寃乎。扶桑玉堯。其不問鄰乎。陰符二篇。其機在日乎。太上指其觀心。古佛揲其定慧。因禪定以求參同。則兀如非告也。仙靈之官。真如之寺。金身妙相。焜耀如日月。燭旣明矣。香旣清矣。羽人衲子。分蒲團而坐。啜茗進菓。繙經閱藏。小倦則相與調息。入定久之而起。則月在膝蘿。蕭籟聞然。沙彌以頭觸地。童子據藥爐而瞑于斯之時。雖有塵心。何由而入也。若在曠野。矮牆茅屋。酸風吹扉。淡日照林。牛羊歸乎長坂。饑鳥噪乎平田。老翁敝衣亂髮而曝短桑之下者。婦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餅。當其情境淒絕。亦蕭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爲厭薄。則不如無遊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烟輪輶。車馬填委。冥寥子行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謫者。若列肆而卜者。若聚訟者。若戲魚龍角觝者。若樗蒲蹴踘者。冥寥子無不寓目焉。興到入酒肆。沽濁醪。焚枯魚。生菜。兩人對飲。微醒。長吟采芝之曲。徘徊四顧。意豁如也。驚訝市人。何物道者。披藍縷。蕭然而風韻乃爾乎。衆共疑之。蓋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徹座。玉盤進禮。堂上樂作。歌聲遏雲。老隸守門。拄杖在手。道人闖入。乞食焉。雙眸炯碧。意度軒軒。而高唱曰。諸君且勿喧。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盈盈。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江水旣東注。天河復西傾。銅臺化丘隴。田父紛來睇。三公不如一日醉。萬金難賣千秋名。請君爲歡。調鳳笙。花上露。濃于酒。清晚光如珠。如珠惜不久。高墳巒巒。白楊起風吼。狐狸走其前。獮猿啼其後。流香渠上紅粉殘。新年宮裏蒼苔厚。請君爲歡。早回首。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爲。吾望飲方駢。而渠馨來敗。

人意亟以胡餅遺之道人則受胡餅趨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客曰飲方餓恨渠來溷人以胡餅逐之善矣何故追還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熟視之前一客曰乞兒也何異之有彼渠意所需一殘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此道者天上謫神仙也兒察其眉宇清澈音吐俊亮鑑爲乞兒狀而舉止實微露其都雅歌辭深秀乃金臺宮中語固非人間下里之音況吐乞兒口哉神仙好晦迹而遊人間急追之勿失最後一客曰何關渠事亦飲酒耳試今追還道者固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無緣又若有一青綃者復離席曰諸公等以此爲賭墅可乎試令返道者果有異則言有異者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諸公大鬪曰善令從者追之化爲鳥有先生矣從者返命前一客曰吾固知其不可測也紅綃者愀然曰是甫出門而卽烏有耶惜哉失一異人

冥寥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入至一處見峰巒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映下臨清池時方春日韶秀鳥鳴嘉樹百卉敷榮城中士女新裝袞服雕車繡鞍競出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觥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朱樓或櫳青雀或竚巒而尋芳或連袂而蹋歌冥寥子樂之爲之踟蹰良久俄而有一書牛膚清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冥寥子曰道者亦出行春乎僕有少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儕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冥寥子欣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俊雅先一書生笑謂諸君曰吾輩在此行春無雜客適見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麤欲與道者共之諸君以爲何如

咸應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坐末席酒酣暢洽談議橫生臧否人物揚扢風雅有稱懷春之詩者有咏采秀之篇者有談廊廟之籌策者有及山林之遠韻者辨博紛綸各極其至道人在座飲啖而已先書牛雖在劇談中顧獨數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人曰公等清言妙理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出一辭少選者君盡起行陌上折花繁柳時多妖麗麝無芳樂往往目成而道人獨行入山徑良久而出諸君曰道者獨行人山何爲曰貧道適以雙榼斗酒往聽芳鷗聲耳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語差不俗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道人深自謙抑諸君復還就坐一人曰今日之游不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有一人曰先成一詩曰疎烟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畏清尊盡前溪是酒家一人曰廚冶分山翠樓空入水烟青陽君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懷春女輕風吹緜襦不噴亦不苔只自采蘋花一人曰金鞭榔道旁寶馬桃花汗何故擲金鞭價將試紈扇一人曰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暮那能返閣簾延月光道人曰諸公開美詩各佳甚一人曰道人能貢吾輩之詩必善此技某等願聞道人起立謙讓再三諸君固請不輟道人不得已徐曰諸公信一時之秀藝各擅場貧道蟬噪蛙鳴以博諸公噴飯乃吟曰沿溪踏莎行水綠霞紅處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大驚起拜曰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也於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答問者不已道人曰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卽見呼以雲水野人可矣諸君旣心異道人于是力欲挽入城郭道人笑曰貧道浪遊至此四海爲家諸公謬愛卽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攜入城以次更宿諸君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飲或歌

舞之場道人無不往者城中傳聞有一雪水野人好事者爭相致之道人悉赴人與之飲酒卽飲酒與之談詩文卽談詩文挈之出遊卽出遊詢以姓名則笑而不答其談詩文剖析今古規合體裁頗核或稱先生間及世務兼善談諳人愈益喜之而尤習於養生家言偶觀歌舞近靡曼或調之以察其意道人欣然似類有標韻者至主人滅燭留髡燕笑蹀狎卽正容危坐人莫能窺夜嘵少臥借主人一蒲團結跏趺其上倦則卽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異焉居月餘一日忽告去諸君苦留之不可得各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詩送行臨別諸公皆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冥寥子至郭門第備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公聞之益歎息莫測所以

冥寥子游卷下

冥寥子行出一山路深窅峭壁高木千章藤蘿交蔭仰視不見天日人烟杳然樵牧盡絕但聞四旁鳥啼猿嘯陰風蕭蕭而恐人冥寥子與其友行許久忽見一老翁龐眉秀頰目有綠筋髮垂兩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冥寥子前揖之老翁爲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冥寥子長跪進曰此深山無人處安得有楚然者翁始得道異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油心切悲歎願垂慈旨以開迷老翁佯爲弗聞固請之乃稍教以虛靜無爲之旨無何別去日送久之而滅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耶

又或隨其所到有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以道德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思一見之則不復匿姓名徑造其家故人見肅見冥寥子衣冠稍異怪問之答曰余業謝人間事通明季真吾師也曰公婚嫁畢乎未也以俟其畢如河之清向子平去則不返余又將指家山聊以適吾姓爾于是款之清齋追往故數十年之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友人乃低回既歎且羨冥寥子其無累之人耶夫貴執高張榮華滲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盤跚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旣返田舍不屑屑焉藝種稑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焉胸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卽其屬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子何修而能早自脫屣若此冥寥子曰余閒中觀焉殆有所傷而悟也余觀于天日月星漢何冗而早夜

西馳今日之日一去卽失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去卽失雖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幻吾年自短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況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生常不得滿而其間風雨憂愁煩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闊精神和暢琴歌酒德樂而婆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于彈丸當其殺轉而欲墮西岩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轉之而東雖有燭虹蹈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以爲長恨余觀于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江湖湯湯日夜東下而不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日滄海爲桑田矣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死爲陰陽所摩如膏之在鼎火下熬之不斯須而乾盡如燭在風中搖搖然泯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大海則浪推之後浪蓋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泊又況七情見戕聲色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期身坐皆火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告衰神明不守安得不速壞乎十候將相甲第如雲擊鐘而食動以千指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仄張晏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呼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被以霜露風淒日冷不見片瓦兒童放牛牧豕之場乃疇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鼎盛豪華諸諺歡笑時甯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歇何其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拔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淪沒哉暇日出郭登丘隴鬱鬱蠻蠻韓耶晉耶土侯邪麻養邪英雄邪駢子邪黃壤茫茫是烏可知吾想其生時耽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圖而猶其所無益憂勞經營疇不其然一朝長寢萬虛俱畢余嘗

宿于官舍，送往迎来，不知其更幾主也。余嘗聞乎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關門，臨淮渡，陟高崗，眺原野，用車絡繹，山川莽蒼，不知其送人幾許也。歎息沉吟，或繼以涕泗，則吾念灰矣。友人曰：「妄子有言，古而無死，則夷鳩氏之學也。」齊景公流涕悲傷，識者譏其不達。今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于沉痛，得無愧達人之識乎？」冥寥子曰：「不然。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咸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趣不同也。」曰：「予今者遂已得道乎？」冥寥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曰：「子好道，而游者何？」冥寥子曰：「夫游豈道哉？余厭仕路，躡人事，煩鬱而聊以自娛者也。」欲了大事，須俟閉關。曰：「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冥寥子曰：「余聞之，師蓋有少趣在濟，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脹脣，滋覺其苦，不如青蘿白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雙童，盡態穠妍，搗鼓吹笙，滿堂鼎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牛悲涼，不如焚香擁書，兀兀晏坐，氣韻蕭疎，久而益遠，某雖常濫進賢冠，家無負郭，橐無阿堵，止有園書數卷，裁之以西波，臚爲棊累，一舉而捐之水濱，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遣，體逸而心閒，其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名，在冷不妨，入鶩不溷，故吾之游亦學道也。其人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涼散，不自知其煩熱之去體也。」

子旣好道，頗聞其旨。夫三教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實而至其妙處，本虛釋道用虛而至其現處。本寔弊之人，嘉穀以濟餓，甘榮以止渴，以漿濟饑不濟以穀。

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治世，修明人倫，建立紀綱，法精綱密，人待以爲命。然而世法榮華，易生健羨。世法無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縛，易牛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躁。至於釋道，貴寂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離束縛而尙擺落，舍煩躁而就淒涼。故儒者嘗則穀食也，釋道嘗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饑，固無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曰：釋與道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爲，道亦貴無爲。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言命。靈明之極，萬劫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所重在形，故多修命。然必性命雙修，以性立命，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離性也。道家鍊精還氣，鍊氣還神，返虛以成大丹，而出有入無，是有爲而無爲也。釋家戒生定定生，至於慧，則靈光所在，亦丹也。是全以無爲無爲之爲其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真空，萬劫不壞，長生其不必言者。道家形神俱妙，自然長生，初非貪長生而修道，以長生爲言者，蓋爲學人設，而非黃老之本旨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道不大，雖足延年易壞，所謂地仙之輩是也。釋家修性不徹，則其形既壞，而其神有未能獨立，不免投胎奪舍，所謂清靈之鬼是也。要而言之，佛道若成仙，仙何論乎？修仙者以佛修仙，仙道乃大。二氏微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三教核矣，何患不成冥寥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而不知若盲者之索塗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飢乎？於是里中之人，稍稍有知冥寥子者，相期來視。冥寥子懼其疲于酬應，乃辭友人而行。

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五百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五百愈怒，貧者聲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

怒馬從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屠兒持利刃宰牛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蚌蛤耿蟻堵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諍語者。縱童婦飾而誨淫。妖媚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冥寥子愍之。乃呼集市人。廣爲設法。闡菩提之果。論天人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無往而修行。則爲大乘。清虛而修行。則爲仙品。有漏而修行。則生天界。抱欲而修行。則成魔道。嗔心而修行。則成修羅。壞法而謗道。則名聞提頤棄而姪毒。則化羅刹乘善而縱惡。則墮地獄。惡極而罪大。則沉阿鼻。其言凱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改悔者。

俄而一書生至。與冥寥子論辨。書生曰。仙與佛果有之乎。曰。是何言歟。今夫凡夫。縱欲憂勞。則心氣憊耗。偶時日清心寡慾。則神識爽然。人能密練真氣。保和靈光。則成仙作佛。又何疑也。吾姑淺言之。佛道兩藏。及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列仙傳。諸書往往出至人大儒手。百千萬億歲以來。彼豈盡無其事。而妄言之。以欺誑後世者耶。神怪鬼魅。且人嘗有見聞者。有鬼神則有仙佛。何言其無。卽爲謗道。曰所謂東岳鄆都閻羅冥官。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夫明有閻浮提。天子宰割四海。其下則有宰相六曹監司羣牧宣教達情。以恩威慶賞。整齊萬民。而後成世道。人天之上。有天帝端居。統治下七。其下則有天神諸將。三官萬靈。考校人間善惡。分別賞罰。以彰神理。子謂神靈無有。寧謂上帝亦無有乎。有上帝而無神靈。一孤帝巍然于玉清之上乎。又何以賞罰善惡。而行其教令也。曰。善惡報應。三世因果。果有之乎。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儒者之言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釋氏之言也。今夫愚

駢薄惡之子終身富貴。慶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之也。或以其前世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天札坎壙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以前世之修福業薄也。不然則此二事遂不可解。而上帝賞罰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載手而罵冥寥子曰道人乞食得食卽去饒舌何爲是妖人也。吾且聞之官攘臂欲毆冥寥子冥寥子笑而不答或勸之乃解。

于是冥寥子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治容颭態而窺于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調冥寥子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不應婦人曰吾仙人也愍子勤心好道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遊于度索蓬萊之間矣冥寥子又念昔閻成子學道荆山試而不遇卒爲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真誥以爲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傷生殞命固也不可近卽聖賢見試不遇亦非所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婦人警然不見爲鬼狐爲覽試皆不可知矣冥寥子游三年足跡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靡一無非鍊心之助雖浪跡不爲無補哉于是歸而葺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